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二

諸儒四

吕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其甞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東萊聰明看文字却不子細向甞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做洽

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麄着眼讀書須是以經爲本而後讀史○伯恭教人看文字也麄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東萊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淺○伯恭所編奏議皆優柔和緩者亦未爲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舊所編後脩文鑑不止乎此更添入○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

一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只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題只見成檢令諸生寫伯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問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

不應出來○伯恭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其甞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此二句是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甞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

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

聖賢以六經垂訓

一心涵千古之秘

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賛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

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絶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愳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晩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

破其當代之下語只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静不喜人說性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某向與子静說話子静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静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

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方在這裏○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又曰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

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又曰他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斂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集而取之他說如何陳正淳曰他說頭是實得如義集只是强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

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内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内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内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麁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胷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麁暴

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胷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話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又曰子静説話常是
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説破
處他所以不説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
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静説良
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
但説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
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説云你自有
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
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
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

是一頭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

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
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
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
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
為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

公平日所胥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説話○因説子靜云這箇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説做天地之外去

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問子靜君子喻於義口義曰子靜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

源流皆有成法

斯道有望於直卿

占得多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南軒云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

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

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論顏子
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容已
處即自可默會矣○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
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
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
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
是葛藤不斷也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廖德
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
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鄭子上說易中庸甚子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晏亞夫進學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則見得本來明德之體用動靜如一矣

勉齋黄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

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
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
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
通焉異篇奥傳微辭邃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
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
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庵游
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眂門下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

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

雲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奥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

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往往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仲默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凛凛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

仲默不媿父師之託

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眞不媿父師之託哉

三世一轍

屢進力扶大義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為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浸乎仁義所入雖不

同其見於道一也予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
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於
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衣被萬世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
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
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
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纔而不知後有賊
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
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
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魏華父字了翁號鶴出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

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絶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兹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又曰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迄自普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

大本諸乎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

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
攷諸徵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
舛謬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
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
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
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
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
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
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
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開世太平之功

許衡字平仲號魯齋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耶律氏有尚曰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君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張到以爲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先生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

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

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

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竝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

邵庵虞氏曰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迴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

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齓特異常人得斷簡於衆遺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窮山壯忠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

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寖失其
舊先生繼至深閔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
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以次授
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
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
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
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
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
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甞與人書曰天生
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

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眞豪傑之士哉孟子歿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淫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乎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

世又豈一才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于易
書春秋禮記諸篡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基學統
諸書而深造極詣尤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及文
章皆行于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
而署之曰草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
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大學之法以豫為先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三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

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

養正者聖人

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

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

去理會許多閑汩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敎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又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敎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

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擗初頭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槩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

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却只是粗

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
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
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
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
每旬休日將一旬内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
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
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
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

之古人自少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
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
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
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
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
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弟
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
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
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後生初
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小學多說

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又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問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曰人旣自有箇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問其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人規模都要理會得至

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

也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

親之道也○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
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專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

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盖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大夫之家頗欲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短長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強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

所守不疑○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

學者須要誠意燭理

是要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别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耻不知而不問終於不

知而已以爲不知矣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旣醒必惕然而耻矣醒而不以爲耻未如之何也○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稍緩苟能遇難而益堅立聞過則改何遠弗至也○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

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
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
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
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
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
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
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
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
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者有所聞而不著

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故自他人之言耳於巳何與焉〇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〇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〇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〇學而爲名內不足也〇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 立一作 所造有淺深

則由勉與不勉也○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有志於道而學不加進者是無勇也○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不知性善不可

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問人有日記萬言或妙絶技藝者是可學乎曰不可才可勉而少進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積學明理既久而氣質變焉則暗者必明弱者必立矣○質之美者一明卽盡濁滓渾化斯與天地同體矣莊敬持養抑其次也及其至則一也○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茍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

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悌其所當悌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

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事一作○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更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事主○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

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巳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人欲得正巳而物

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弘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日茲愈遠○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知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

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義理有疑（一作凝）則濯去舊見以來（一作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

君子心和則氣和

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于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

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

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任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旣學而先有以功業

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旣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
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
手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
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
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
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
毋我○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
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富貴之得不得天也
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

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被善於此則不得○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傳通古今爲文章作忠

信愿愨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愨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為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

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

學者以聖人爲師

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自孟子没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逵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依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弊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

不瞬貫風

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顔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蜓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絶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夕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

之士讀書以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
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
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
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與兵
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
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
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直錯諸枉之義
於是又得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之事爲證故仁知

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問如何仕而優則學曰學豈有休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荀子曰學至死乃已是也

涑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問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信乎曰何嘗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學貴大成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已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有之在己知之在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

滯精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知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方於此庶幾

日明講學始有力耳○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浅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

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辯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之一○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二可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

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爲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没頓放處○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

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

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便不曾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曾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

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者做工夫莫說道是要待一箇頓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做得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纔等待大項目後方做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如今學問未識箇入路就他自做倒不覺惟既識得箇入

喫果要住住不得

頭却事事須著理會且道世上多多少少事既識得路頭許多事都自是合著如此不如此不得自是天理合下當然○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為學切須收斂

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功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筭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

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人須做功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則便忘了問始學必如此否曰固然要知居敬在此動時理便自窮只是此話功夫未到時難說又曰但能無事時存養教到動時也會求理○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

面没了或曰若功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
前面有方肯做功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則自謂
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功夫○學者須於主一上
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
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功夫則外面許多義
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
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没意
思做功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
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

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功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功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

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变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

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

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凡人須以聖賢爲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别是一様人則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禀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已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

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撿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過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士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

没去處了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

爲學在立志

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放令平易寛快去或擧聖門弟子唯稱顔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著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蹺敧也○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飮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

浮浮沉沉半上落下不濟得事○而今緊要且看
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
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
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
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
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
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
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

進○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願要○爲學勿責無人爲自家剖析出來須是自家去裏面講究做工夫要自見得○小立課程大作工夫○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嚴立功程寬

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著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

讀書如煉丹

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〻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

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
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
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重薄物事便退轉
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
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
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
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爲己爲
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箇物事欲自家理

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須先理會這箇路頭若分別得了方可理會文字○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探向上去古人則逐步步實做將去○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静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或問

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接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

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已都不得○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已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

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個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是隨事滚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須是在巳見得只是欠闕他

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塲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學須是熟〻時一喚便醒若是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四十三卷終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學者當守此四字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宅以心處這

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胷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

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

人○為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

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胷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

記就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

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别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往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茍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

主敬者存心之要

聖賢之教不過博約

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為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

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横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

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柹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

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

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捉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鋭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

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

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眞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眞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

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緊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

庶幾可以深造

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歛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横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横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云事間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

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曾眞箇持敬窮理若是眞箇曾持敬窮理豈有此說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

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眞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

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

攝伏身心之助

讀書以主敬立志爲先

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巳之意不以讀書治巳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

但虛心遊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無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日月至焉

學聖人進步之階

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决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

謂發憤正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

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淺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胷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

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蹠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

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特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擧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虗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

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限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

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晝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巳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

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

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佪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敎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巳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

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别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

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

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

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

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巳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

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

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其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

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艱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强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

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

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

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潜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

坐處置兩器

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

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

射中紅心

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

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横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横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

大疑則可大進

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呂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

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辨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

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巳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巳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

○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

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學者須要識此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菓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

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

致知力行皆以敬為本

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

善問者如攻堅木

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

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别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

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

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
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
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
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
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
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
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
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
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
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

逐物妄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趂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

不關已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已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已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已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已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討壹錢也要將歸這

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内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

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

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盡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

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君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内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

萃百物觀化工之神

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胷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

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

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令人事無小大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

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

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

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

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

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縁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

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寬然亦須是那疎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也

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一云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

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

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泛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

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𨚫籠統無界
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
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
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
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
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
用力之深未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
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
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

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隳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

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

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

巳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巳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

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天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

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

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遲緩然為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

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

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即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

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〇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〇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〇凡勤學須是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
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
勤學非爲已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
氣和則温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
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道詳欵
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
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
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
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
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

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禀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顧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毫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叻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硏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

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强　控制此心
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
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
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
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
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
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
固多端且刋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
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
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殽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粹探賾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

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

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騁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

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令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直須箇無歉然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

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者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

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

聖學貫動靜徹終始之功

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

以求自掖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
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
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巳然後爲能
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
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
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
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眞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
巳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旣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乱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

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

治心猶治疾

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維持此心爲讀書之地

朱子教人大略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

聖門切實之學

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施設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

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君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鋭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心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

哉○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眞敬而

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汩汩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

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孤根獨立而無所壅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

書作文而已

學道如禹之治水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央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用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

之夫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眞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

流道之泒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泒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爲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

聖賢不自足

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耽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蝜蝂可以及

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

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若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曰其為文所以逐事世於言辭而欲往以趨事來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徑而欲往以資講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三綿讀書與為文從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